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既不当受害者 也不做刽子手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Albert Camus

[法]阿尔贝·加缪◎著

邵世恒◎译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既不当受害者 也不做刽子手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Albert Camus

[法]阿尔贝·加缪◎著

邵世恒◎译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邵世恒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ISBN 978-7-5699-2111-3

I. ①既… II. ①阿… ②邵…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764 号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JIBU DANG SHOUHAIZHE YEBU ZUO GUIZISHOU

著 者 | [法] 阿尔贝·加缪

译 者 | 邵世恒

出 版 人 | 王训海

丛书策划 | 邵鹏军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 丹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4.5 字 数 | 8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111-3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诺贝尔奖得主思想人文类著作的选集，也是我们展示诺奖巨匠思想人文方面成就的一次尝试。

诺贝尔奖设立百多年来，彰奖的各学科巨匠已近千人。这些获奖者除偶有争议，绝大多数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一些更堪称学科史上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人物。然而，仅仅把这些诺奖得主视为学科中的巨人，未免唐突前贤。其实，他们的洞见与睿智绝非仅体现于自己的学科之内。智慧不分学科，见识超越疆界。这些学科巨匠，偶一涉笔于其他领域，亦往往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不领略这些精美之作的风采，于大师们而言可谓理解片面，于我们而言则不免误了几多美妙的风景，少了许多透彻的启发。因之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旨在展示诺奖大师们在思想人文方面的才情妙笔，给读者一席华丽深刻的思想盛宴。

这些诺奖大师，有些本就以哲学思想为业，则他们以其生花之笔为文，不似前代名哲般行文晦涩，而是尽态极妍、引人入胜，为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平添了文学的秀美生动。更多的则致力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同时对思想人文诸领域具有恒久深切的兴趣。他们或仰望星空，沉思宇宙奥理；或环顾九州，体恤民生疾苦。纵览历史变迁，则洞悉人类社会嬗变；反思个人遭际，则虑及理想制度建构。然而无论取向如何，他们一例有着

深刻的历史洞见、透彻的哲学沉思、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妙不可言的如椽巨笔。我们精心选取这样的名著佳构编纂为丛书，亦是在强调这些著述，虽则有些已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尚为译界忽视不彰，然皆不失为诺奖巨匠之鸿篇巨制，值得把玩，亦值得赏读。

文学与哲学、意义与荒谬、局外人与反抗者，加缪的思想有着诸多面。他不止一次地面临绝望，但又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和他人不要深陷于这种绝望；他内心倾向于愤世嫉俗，倾向于特立独行，但又一次次地抵抗着这种深藏的诱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是个普通人。这样矛盾的情绪、冲突的思维就潜藏于加缪的论著中，读者在行文中未尝不能体会到童年的贫苦、疾病的折磨和对死亡的独特感受对加缪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加缪是细腻的、敏感的，也使得他在政治激流中作为一个静观者。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政治主题的随笔。加缪反对对杀戮手段的合法化，坚持一种相对的乌托邦理想，希望通过国家间的联合，建立起一种普遍秩序。第二部分“理解力与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六章笔记。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但相信读者还是能够从加缪那略带阴郁的文笔中感受到其中的理想和现实、过去和当下、绝望和爱、丑和美之间的纠葛和张力。

目 录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 001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002

恐惧的世纪.....013

保全我们的生命.....016

社会党人的自欺.....019

对革命的效颦.....023

国际的民主与专制.....026

世界在加速.....029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031

朝向社会交往.....034

理解力与绞刑台 / 037

理解力与绞刑台.....038

悲剧的未来.....046

自画像素描 / 061

笔记 I062

笔记 II070

笔记 III079

笔记 IV092

笔记 V107

笔记 VI119

加缪的“悲剧” / 127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心灵自然而然要信，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所以，在缺乏正确的对象时，它们就必定依附于虚妄。

——帕斯卡

我们可以指望着人类事务中的不公正，指望着特权、剥削和暴力。暴力在其能力范围内把一个人变成一种物，并造成最终积重难返的不公正。

但是，我们也能指望人们和社会运动的挑战，并通过挑战来限制这种残酷的事实。在一个时代里，这是一种复兴的宗教或政治传统，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但是每一次，总有一些人会断言那跨越了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藩篱的共同体的高贵、手足情谊及其可能性。

历史上尤为悲剧的时刻，就是这样的人或运动迷失方向的时刻，就是赋予它们特征的精神和目标在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时刻，就是对它们精神健全的准确评判成了尼采所谓的“我已经忘了我的初衷”的时刻。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越战中美国的反战运动上。

在广岛的阴霾下，美国人对容忍它有一种清楚的目标和道德承诺。目标就是结束战争。道德承诺就是拒绝将杀害合法化。“不是”，正如加缪提出的，“一个杀害不再存在的世界（我们不

会那样疯狂！），而是一个它不再合法的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政治上的抽象会模糊反对我们的人，并在某种抽象中淹没那个人，从而为大规模暴力开辟了道路。我们知道，看起来似乎一旦我们在自由、公正或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那种个体人的责任，那么我们是否被袭击或轰炸、我们成为受害者还是刽子手，都只是历史的偶然。

这种道德承诺导致一项政治任务：发展理解和信念，支撑起世界机构的架构，以便能对抗战争的威胁。就在那天，田纳西州立法机关反对所有战争，并通过了世界联邦主义的决议。无论对阻塞此路的事物的分析多么不适当，为了能够不通过大规模暴力而解决国际冲突，人们对于建构起合法的政治过程的迫切需要有着广泛的共识。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的政治主流已经学会《奇爱博士》^①那种停止恐惧爱上——或者至少是依赖——炸弹的经验。然后，在越战的年月里，和平运动自身成了朝向无战争世界的进步必不可少的理解的障碍。正是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氛围中，我们重印加缪随笔《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反战运动刚开始时被反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激昂浪潮所支配，满怀希望。因为这是自“二战”后以来（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在一些反对核测试活动中的主题除外），数百万美国人第一次向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叫板。但是，他们在政治、理智和精神领域内这样做，会大规模地歪曲在越南实际发生的情况，还会系

.....

① 《奇爱博士》(Dr.Strange Love's 又名：《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对于人类未来进行哲学思考的三部影片中的第一部。——译注

统地摧毁健全的和平努力赖以建立的基础。

反越战运动至多是一种对反战的道德诉求的震撼人心、激励民众的展示。它向一种自以为是、十分无知的反共分子发起挑战，这些人会使美国失去在迈向不通过大规模暴力而解决国际冲突的过程中进行领导的可能性；它开启了公众讨论的途径，同时坚守公民在他认为根本上是不道德的政策因而拒绝合作的责任；它揭发了领导者在美国战争努力中所表达陈述的真假含混和完全虚假；它强迫我们的政府限制它对于军事力量的依赖，并接受包括寻求战争的协商解决在内的一些风险。

反越战运动的趋势走向复杂难测。宽宏大量和人道的价值可以助推反越战运动，同时那些价值继续坚持着它们针对美国政策的反对立场。但是，那种在领导者和从根本上转变所形成的观念背后的反抗，被继续错误地描述成一场和平运动。实际上，它变成了一场反美国运动，当这场运动中一些原初的反战理想主义要素与迥异的目标联合起来的时候，上述现象就会发生。

“和平”运动

为了抵制美国人对战争的歪曲，“和平”运动广为散布河内的消息。只有美国人的暴力被谴责。按照定义，一场反战运动本身必须关注所有政府和政治强力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但上述观念被抛弃了。目标不再是终止在越南土地上的杀戮，而是美国力量的撤退，无论这会对寻求战争替代品的东南亚人民或者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运动领导者对美国原地单边停火的建议，连同整个世界将越南带到谈判桌上的政治攻势，都嗤之以鼻，并加以拒绝；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被冠以“和平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当他们把签有“胜利”字样的信寄给河内的军事首脑时也是如此。人们对美国关于自己使用暴力的官方辩护做法的挑战，被他们自己针对美国的憎恨和暴力的辩护所遮蔽。那些曾将自己等同于越南苦难并反对所有在河内、西贡和华盛顿正在屠杀他们的民众，转而赞助人们到河内的旅行，在那里，“和平”领导人与战争中最难以宽恕的谋杀力量结成同盟。

尽管那些人中有大多数感到自己是这场反越战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拒绝这些观点，但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的根本特征。他们只从对他们自己政府的行为的愤慨里征求意见，并没有和他们开始就抵抗的新形式的政治力量相决裂。

当和平时刻自身成为暴力的新缘由的承载者之时，无战争世界委员会在1968年刊印了加缪随笔。《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首次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该报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报纸，加缪曾在纳粹占领期间及战后的短时间内帮助编辑此报。在其中，他列出了那个时代活跃的革命暴力的缘由，并且反对它的理解——武装起一个人以使他不致落入暴行中，是国际政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似乎是，帮助一场越来越易受到共产主义传播影响的和平运动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加缪对于为何一个人不能将道德超越谋杀的意愿和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的解释。

加缪对理解的诉求作为针对继而发生移动的潮流的挑战，同样重要。“真诚”，他说，“自在地不是一种美德；一些种类

被如此混淆，以至于它们比谎言更糟糕。”一个人只需生活在伯克利，阅读地下或学生印刷物，或者看着激情和无知的联合将一个反战的天真无辜之人转变成了美国银行投弹手，他就会赞叹加缪对理性的承诺。在一段理性和智力规范被遗弃的时间里，不仅在起源组织（cause organizations）中，在大学里，朝向这种承诺的回归似乎都成了重建健全反战运动基础的首要需求。

最为重要的是，加缪对这种根本基础具有说服力的描绘，对我们而言似乎成了一种对以反战理想主义为名攫取力量的观点的实质挑战，而这正是这样一种运动必须赖以建立的根本基础。

挑战失败了。反越战运动的中心主题开始支配美国政治。越南战争以一种令东南亚人民屈服于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之物——甚至更大的恐惧——的方式结束了。上述和平运动必须和它挑战的战争政策，共同为越南和柬埔寨新的甚至更为可怕的现实承担起一些责任。甚至还不算战争所造成的令人心碎的越南渡海难民^①面对现实时的自杀式回应。

在美国，越南的“教训”导致了自由—激进式孤立主义的昙花一现。它告诫美国人从世界政治的力量冲突中抽身而出，这不是因为他国的缺点，正如 30 年代的惯常缘由，而是因为美国自身被视为通向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而进步的阻碍力量。60 年代的政治文化散布开来，因而到了 70 年代以一些方式传播得更为广泛，这种政治文化不仅为消解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使命感提供助力，也帮助瓦解了在美国自身内聚合的政治共同体。

.....

① 越南渡海难民（Vietnamese boat people）通常指的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越战中的难民，他们在西贡被攻克后，只能用粗糙破旧的船，大批浮海出逃。——译注

处于分裂和损抑之中，而且没有共同的目的感或方向感，美国的情况再也不适于面对苏联力量的新一轮扩张。苏联拥有大量军备的事实被尽可能否定，继而被合理化地认为没有对美国的价值和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

钟摆摆动

现实很快使美国人的一种业已改变的回应成为可能。显然，美国人的无能为力可能会像军事力量的滥用一样代价高昂。在一个接着另一个的舞台上，其他政治力量的暴力变成了决定性要素。结果就不再是一个更加和平或人道的世界。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幸福日益受到危害。

在写此文之际，美国的钟摆快速地移到了传统的军事回应上。我们社会现在广泛支持扩充的军费开支，以及当我们的利益和荣誉处于危险中时政府对军事力量的使用。现今国际体系下力量的现实和美国新的弱点，会为这种回应提供日渐增强的辩护。

当然也存在着广泛的反对，但如果没有改变的理解，大部分反对会具有与上述反战运动相同的缺陷方面。它的成员核心会是那些极度敌视美国社会结构和信念的人。它会利用人权概念和反战口号，只攻击美国盟友和美国的军备。它会歪曲事实和其他世界政治力量使用大规模暴力的后果。它会再次被错误地称作一场和平运动。

或许最为严重的是，有鉴于对战争说“不”的意愿已经深

入我们如此多人的心中，导言开篇的帕斯卡的引文会再次一语成谶。美国人生活中那提供最大希望的力量——这些力量能够为那些既不愿当受害者也不愿做刽子手的人提供一种政治框架和目标——会再次与它们的任务背道而驰。他们的意愿、他们的信念，会再次和“错误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除了回归美国军事力量的推进，或者进行一场堕落的和平运动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描绘出美国矢志终结在国际冲突中大规模暴力所赖以集聚的基底（ground），包括了对敌对社会的能力和意图的实在评价，以及改变那些意图的策略。

这样一种努力能够获得许多参加反越战运动之人的支持。而一些现在可以看到那场运动错误之处的人，反思那些日子和他们的参与时，还会感同身受。他们知道，当他们不允许以他们的名义被不加反对地加诸越南人民身上的一些事情时，这种拒绝里面有一些完全正确的东西。他们能够达到更审慎、更适当的挑战，不仅仅是对美国力量的挑战，而是对为战争所支配的世界的挑战。

但是，上述挑战也必须对那些拒绝左派思想的人说得通，而正是这种左派思想塑造了反越战运动。今天有许多对空想目标的怀疑。他们目睹了“可怕的简化者”（Terrible Simplifiers）高举着上书“公正”或“平等”或“自由”的大旗，稳步移向新的、更为恐怖的支配和压迫形式。他们拒绝一种有选择性的和平主义，尽管一想到美国的军事介入就感到恐惧，他们还是去支持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s）！他们看到虚伪和歪曲如此经常地在国际会议上冒充道德判断，质问如果把世界政策决定

移交给这样的力量，从中能获得什么。他们重视我们在美国已经建立的东西，并且知道支撑这个社会被建构为政府过程的信念多么罕有。他们对界限，对人是什么，因而对什么是可能的，有所意识。他们看到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力量的现实，同时他们也不打算冒着丧失我们在美国这里朝向自由、平等和安全的进步中所获得的东西，而去徒劳地追求乌托邦目标。

我强烈呼吁所有在这种描述中能对号入座的人，像那些现在被真正的和平运动理念所吸引的人那样，仔细地考虑下加缪随笔的诸多主题。因为加缪也知道乌托邦是一切与现实相矛盾的东西。他不期望一个人们不再残杀彼此的世界。“我不认为”，他在其他地方写道，“一个人会以怨报德。”他看到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正当的。他要求我们对暴力施加限制，局限它，并“通过阻止它越过狂暴的边界以缓和它骇人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制度性暴力——大规模有组织的战争暴力被作为国家或革命意识形态绝对的必需物而被合理化。他的政治立场是温和的。随笔的所有期望就是挑战救世主式的政治。加缪希望挽救未来的可能性，并将与战争是正确和合法的理念的决裂看作根本出发点。甚至那些将军事力量的使用和威胁看作今日世界安全或自由的基本前提的人，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立场中的乌托邦因素，并且至少储备他们的部分精力留待加缪要求我们从事的事业。

很少人现在准备如此做。那些人会在这卷随笔中为他们的努力找到有用的指南。就在加缪强调战争问题的首要地位之时，甚至我们中间的那些胸怀天下之人也偏离了中心任务。

第一目标

人们能理解下述如何发生——当一个人面对混沌时，甚至连核战争的威胁似乎也减小了，而每天晚上关于世界事务悲剧性的眼花缭乱的新闻广播越来越多地折射出混沌。整个国际体系中的无序是繁多而深刻的，解决它们的结构显然不合宜，而对它们处理的失败也是灾难性的。最为糟糕的是，在中心问题只能通过跨国合作得到解决的时候，政治分离主义（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却成为主导性政治趋势。这种直面和改变这些现实的意愿尚处于被聚集的状态，遑论对其的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单独战争问题的聚焦看起来似乎不得要领。

但正是战争问题领着我们进入困难的核心。正是战争——人类大家庭内最恐怖的分裂——赤裸裸地揭示了我们目前的无能，我们不能组织起一个世界共同体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正是战争——它背后的结构和信念——占据了基底，如果我们要建立起世界秩序必需的制度，并获得支撑这些制度所必需的变革性理解，我们必须清除基底。战争并不是我们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但它却是最清晰地体现阻碍通往更人道的全球秩序之路的态度和行为障碍的问题。

我们被告知，在正义被获得后，在饥饿和贫困被消除后，在人口和资源之间更合理的平衡被建立起来后，一个人只有在那时才能希望在控制战争威胁方面取得进步。但是加缪颠倒了关注的次序。他看到，对大规模暴力的承诺自身就为这些目标的获得设定了主要障碍。他把为非暴力解决而建立最小限度的

条件和检控政治冲突设定为第一目标。

加缪对共同体如何被带出混沌、合法政治过程如何代替暴力的探究，仅仅是暗示性的。但是，他对能够转向这些目标的态度描述却是极富说服力的，同时他对——我们关于大规模暴力的态度的转变是进步的关键——这一立场的坚持提出了最为困难的问题。

谁在周一调查一下苏联开战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那些建立了新的苏联控制的国家——这些国家像古巴、越南、安哥拉、也门和阿富汗那样相距甚远——的危险，不能在日渐增多的军费开支中得窥一斑？然而在周二，同样一个人通常会回顾大量军备竞赛的数据，评价世界的悲剧（在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花费了超过国家预算比例的大量力量专注于军备），并注意到最能让地球毁灭的武器数目的四倍增长正以滑稽的方式在军备控制名义下进行——调查所有这些，并得出结论：最重要的任务是以某种方式找到改变必然通往灾难之路的方法。

但是，周一的那个人行动了：带着一个伟大国家为他的军事准备目标服务而开放的所有资源。周二的人或者加入当前趋向，或者加入对上述堕落的和平运动一种无力的反思，或者意志消沉。

现在，加缪随笔的重印是大有裨益的。这本随笔被写著在另一个时代，并提出了那时在法国奔涌的革命暴力的缘由。它在十年前是针对相似趋势富有洞见的药方，正是这些趋势在越战时着手瓦解美国政治共同体。时至今日，它对我们中那些为人类议程上唯一最重要的任务而意愿聚合美国的人，也是一件有力的工具。